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刘芳

也来谈谈阅读

艾玛专栏



名家档案

艾玛，湖南澧县人，法学博士，现居青岛。出版小说集《白耳夜鹭》《白日梦》《北方，或者南方》《序曲》《浮生记》《路过是何人》，长篇小说《四季录》(再版名《漫长的正义》)《观相山》。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泰山文艺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汪曾祺文学奖，上海首届短篇小说双年奖，高晓声文学奖，春风榜女性作品奖等

曾在《巴黎评论》网上读到篇有趣的文章，题目是《论不阅读的快乐》，作者是该杂志的编辑丹·皮蓬布瑞。丹是在读了《卫报》记者、世界知名艺术评论家乔纳森·琼斯的一篇文章后有感而发。乔纳森·琼斯在文中这样说英国著名的奇幻小说家特里·普拉切特："醒醒吧，特里·普拉切特并非什么文学天才。"

乔纳森在辛辣地讽刺特里的同时，也承认几乎没读过特里的小说，"他在我书单上的位置低到我死前都来不及去读他"。受乔纳森的鼓舞，丹于是也坦承不喜欢查尔斯·布考斯基，不喜欢哈珀·李，"人生如此短暂，不能将之消磨在那些烂作上"。"总有些作家我们本能地永远喜欢不起来，我们不仅仅是从不读他们，有时我们愿意静静地体会与阅读本身匹敌的不阅读的乐趣。"

显然，阅读是有偏好的。

读丹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想起了一些关于阅读的文章，每年世界读书日前后，总有些雄文风靡一时，比如《中国人，你为什么不阅读?》，许多写作的朋友都在微信圈转发过类似的文章，大有为自己族类"不甚好读，甚为叹恨"的意思。我也出过几本小说集了，但别人阅不阅读我并不十分关心，因为自己也不是那种每天阅读不辍的人。一个写作的人似乎更应该操心如何写出好作品，写书的人痛恨人们的不阅读，让人很难不怀疑他们的动机，总觉得有点卖瓜的王婆痛恨人们不吃瓜的意思，由此不免怀疑《中国人，你为什么不阅读》之类的文章大约出自那些为利润焦虑的书商之手。其实，世界读书日的全称是"世界读书与版权日"，相比人们的不阅读，我们的版权保护问题更为突出。人们的不爱阅读与版权问题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知识产权保护不充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难以避免，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多了，读者当然也就少了。不过经典文学作品是不需要担忧这个问题的，它们的印数一直稳定。而影响当代文学作品阅读的因素就复杂多了。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一个写小说并在杂志上发表小说的人，从图书馆借阅或是朋友们赠阅的文学期刊、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文学评论，或是到手的样刊，有多少能从头读到尾的？许多时候我不也是在享受不阅读的乐趣吗？这样想来，阅读大约就像谈恋爱，喜欢很重要，缘分很重要。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大约就像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一句诗，"我来到这里/是为了与一个打着灯笼/能在我身上看到他自己的人相遇"。

每逢有人问"你喜欢读什么书"，我总是不知该如何简短而又准确地回答。一个人的阅读史，是非常难以归类的。如果非要给一个答案的话，当然是"有趣的书""好的书"，那些能震到你、使你深思、给你新知、使你落泪或是发笑的书，常常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带你进行一场奇妙又漫长的人生旅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一次神奇的体验。小时候，我家阁楼上有一樟木箱子书，都是父亲年轻时在长沙求学期间节衣缩食购置的，多以苏俄小说为主。记得其中一本没有了封皮、繁体字竖排版的小说，开头几页写的是一位年轻的苏维埃战士面对德军坦克时的恐惧，但他后来成为了一名战斗英雄。那时我在村里打谷场上、在父亲担任厂长的乡镇小工厂里观看的那些描写战斗英雄的电影，几乎都与恐惧无关，因而这部小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在高尔基的小说中，不少工人是会酗酒、打老婆的，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小说中俄罗斯上流社会的贵族一样，工人也有自己的存在难题。

历史书籍往往能重建读者与一个失去世界的联系，就如小说家要兴建与一个虚构世界的联系一样，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非常迷人的。学生时代的我也勉强算得上是个好学生，老师们推荐的书单我都会认认真真记下来，按单读书。要求知，就需要压抑自己的阅读偏好，这种牺牲除了能帮助年轻人建立一个比较扎实的知识体系外，往往也会附带特别有趣的馈赠，使学习变得不那么枯燥。记得读《左传》时，就被一个淹死在茅坑里的国君惊到过："欲食，涨，如厕，陷而卒。"史家的极简主义手法，简洁到不能再简洁地描写了一个国君不怎么体面的死。犹记得当时的惊讶，惊讶什么呢？与童年时的一桩趣事有关。我弟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小时候的他可谓备受宠爱，上厕所时会有爷爷或是奶奶陪着，给他擦屁股，夏天还会为他打扇驱蚊，家里人常笑他："像个皇帝，就缺个金马桶了。"一直以为，不管物质文明如何不发达，古代的君王如厕至少应该有我弟弟那样的排场。可《左传》里这个叫晋文公的国君既没有人陪，也没人帮他"善后"，显然，他也没有什么金马桶。换个角度再看，老百姓对帝王生活的想象又是多么有趣。有的书第一句话就能抓住人："今天，妈妈死了。不过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有的是气味，弥漫在字里行间特别吸引人，没来由的，我喜欢希罗多德胜过塔西佗。"一个年轻人轻装步行，从麦奥提斯湖到帕希斯和科尔奇斯人居住的地方要走三十天。""不管人间的城邦是大是小，我是要同样地加以叙述的……因为我相信，人间的幸福是绝不会长久停留在一个地方。"语气谦和、自信，透着一股子聪慧的优雅劲，令人信赖。

历史的细节往往比小说的细节更动人，而在两者无限接近的地方，就能产生伟大的著作。1871年5月8日，巴黎公社革命已爆发近两月，这一天凡尔赛军开始炮轰巴黎城防工事，《巴黎公社报》除了报道战况，也记载了这天发生的一件小事："今日早晨，一枚炮弹落在国王大街9号门前。未爆炸。看门人跑来了，声称炮弹是他的，但又不敢拿。一个善于拆卸炮弹的军械工人施以援手，帮着把炮弹拿进了9号大院帮着拆卸。围观的人跑开了。军械工人刚把炮弹夹进他的两腿间，炸弹就爆炸了，他失去了一条腿和几乎所有的内脏。大家和看门人一起把他送到急救所，他受了不少罪，最后还是没能保住性命。"在严肃激烈的革命中发生的这件小事，可以让人一瞥当时巴黎民众的生活状况，"看门人声称是他的"，可见当时有一番争夺，要炸弹干什么？拆下破铜烂铁卖点小钱。革命时期的人命已不如炮弹值钱，革命本身也不能当饭吃。《巴黎公社报》报道这件事，大约也是因为革命时期的人们依然需要点趣闻来娱乐，助人为乐的军械工人的死除了起到警告的作用，还能为大家提供点不那么严肃的谈资。就在这件事发生的前几天，《巴黎公社报》还登载了这样一条战报："居民撤离，未发生任何事故，一大群爱看热闹的人涌上街头。"

两年之后，维克多·雨果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九三年》，这部小说于1874年出版后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畅销英美德俄诸国。《九三年》也是我最喜爱的雨果的小说，因为从这部小说中，我能触摸到革命丰满而带血的羽毛，与贪心的看门人、过于乐观的军械工人，以及围聚在轰炸过后的街头看热闹的人群有着同样的温乎乎的质感。

人生短暂，曾经爱读书，就好。再说，人类最伟大的思想，最初并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智者在生活中所发过的那些高级呆。笔者平庸，中年懈怠，读书渐渐竟不及打瞌睡多。午后坐在窗前摇椅上翻书，不一会就能由文字滑入安逸的睡眠。岁月安稳，浮华激荡，许多面目端严的大师都开始像王充，许多巨著都有了当年《论衡》的味道，三分之一的真知可以醒时读，三分之一的"须颂"带入梦中，还有三分之一的吉验祥瑞，只适合醒后谈笑用。所以，人们爱阅读，固然好，不那么爱阅读，大约也不会是什么致命的缺陷吧？



易勇 供图

山水写意的津市（组诗）

易明

嘉山凝望

不要在望夫台上
长久凝望
过尽千帆皆不是
泪洒斑竹，过孟姜洲
北上长城寻夫

嘉山无语，澧水凝噎
流淌的是津市人的坚贞
汇入洞庭汪洋
心向大海，自渡成舟

皇姑盼归

皇姑山傍水
山顶一塔指天
皇姑山下，一桥架南北
电视塔的灯光秀指引
你归来，不迷路

涛声依旧，澧水
来去匆匆，乡关何处
唯有乡愁流不动

关山悟道

关山映澧水
澧水绕关山
山水相依
此处可上岸

澧水东流
小城烟火浓
叩问中武当
利锁名缰

晨钟暮鼓心中敲响
书院曾在古大同寺旁
三教同在一场
此去关山问道
关山终究关不住
自在路上开窍

古诗词二首

郑兆军

鹧鸪天·寒露

霜重云轻月色幽，
晚风老柳泊渔舟。
南山桂子香盈袖，
北海荷枯残盖留。
煮茶品，
妇桑揉，
遥看雁字过汀州。
休嗟节序繁华尽，
垄上欢歌庆有秋。

七绝·秋雨夜

秋雨凝珠夜未央，
草尖梧叶闪清光。
不知多少离人泪，
融入微凉入野塘。

歌声里的浏阳河

（外一首）

姚茂椿

乘车从共鸣的旋律出发
越过浏阳河大桥
那首唱了再唱的歌
在心里翻滚

在歌声中牙牙学语
千里外的小溪
经无数道弯走出大山
浪花奔涌至彩虹的都市

你的河岸高楼林立
似难企及的那些高音
我乘上飞翔的音符
穿行前人眺望的繁华

清亮的传唱奔出湘江
几十里的水路饱含回忆
怀念歌声里的那条河
怀念那位著名的人

劳模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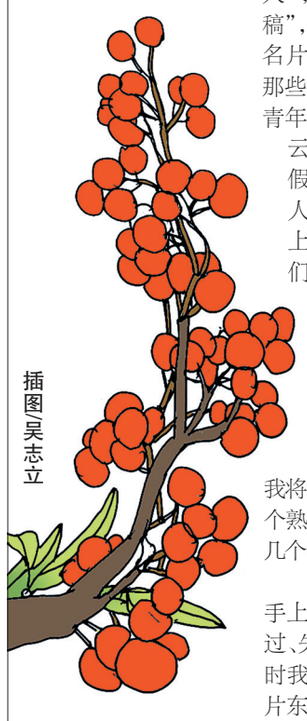
绿树成荫的劳模广场
数十张照片，星光闪烁
让人炫目欢喜

照片旁的文字，像奖章
佩戴在清晨的阳光里
专注的沉淀，创新的底气
解读一流的真诚

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星座
传统的花朵绽放芬芳
快递员直播销售员乡村美食家
网信安全管控员人工智能操盘手
传承生生不息的活力

此情可待成追记

胡晓江



插图/吴志立

生活悟说

我有时被夹在一本旧书里，那是歪歪扭扭的字迹。在扉页，在封底，在书页的某个角落，在那儿待过，写下几句现在看来莫名其妙的豪言壮语。大部分的字词句，无逻辑，无规律，无厘头。有时就记了一个名字，那是个偏女性的名字，但现在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是谁了。那肯定是一个还未开始的故事，一个有些遥远的念想。有时画了一个△形，标注着一个小地名，或者一个电话号码。现在回想，如坠五里雾中。那些名字、地名、电话号码，互无关联，遥远，宁静，像远古瓷片上符号般的画作。有书籍，也有期刊，字里行间的波浪线，是被翻动、被阅读的痕迹，表示我曾经来过。彼时流行美女图像的生活期刊，时间的征战从骑马钉与期刊的接口处趁虚而入，以泛黄纸页上的锈渍宣示着征战的胜利。

我有时被压在木箱底部的报纸下面，那是一张我自己的名片。泛黄，卷边，我的名字被报纸的油墨污染，且有字迹脱落的迹象，少了一点，或者少了一撇，怪怪的。那是曾经的我。名片上的我，竟大言不惭地标榜"自由撰稿人"，未知是想突出"自由"还是"撰稿"，现在想来，不禁莞尔。彼时流行名片，也流行"自由撰稿人"与经理。那些提着黑色小提包到处找活干的男青年打着通红的领带，头发吹成一片云，喷着定型摩丝，皮鞋擦得锃亮，假装是个知识分子，保持着缪斯情人的高傲，兜里揣着一沓名片，名片上赫然印着"自由撰稿人"五字。他们守住了最后的自知之明，没有贸然印上"经理"二字。

整理旧物时，我不经意间掀起一叠报纸，妈呀，许多报纸顷刻碎成碎片。躺在箱底的还有另外一些名片，有我不同版本的名片，有其他人的名片。我将乱七八糟的名片捋了捋，竟然有几个熟悉的名字，仔细瞅了下，他们中有几个已是身家数千万的大老板了。

我回想着那些名片是怎么到我手上的，又是怎么与那些大佬擦肩而过、失之交臂的。对了，想起来了，那时我在找活干、拉业务，兜里揣着名片东奔西走，动作娴熟地将自己的名片递过去，不厌其烦地自我推销。当然也换回了一些别人的名片。我与那些抽象的名片，与那些鲜活的人，是风与风的邂逅，久而久之，像一个被拉黑或沉睡的微信好友。

我有时被装在一只瘪瘪的文具盒里，那是一枚小小的邮票，盖着半边弯月状的邮戳。那是另一个我。集邮曾风靡一时，我也玩过。将邮票从不同的信封上剪下来、撕下来，心满意足地藏起来，间或拿出来看一看，在兄弟面前显摆显摆，其获得感不亚于一只藏了许多坚果的小松鼠。当年曾有邮票升值的妄想，都被所谓的"猴票"与"祖国山河一片红"所蛊惑，而今回想，唯有一笑。

我有时被搁在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那是别人寄给我的信札，我的名字像个望穿秋水的痴汉。还有花花绿绿的明信片，比牛皮信封来得更直接，名字与祝福语都摆在明面。这些纸质的东西，曾经带着心跳、带着馨香、带着温暖，总是在漫长的等待中姗姗来迟。是的，它们还有一个更贴切、更古典的称谓——鸿雁。

我有时被遗落在废弃的阁楼，与坛坛罐罐和瓦楞纸箱聚在一起。那是残缺的笔记本，那是芝麻开门的密语。瓦楞纸箱里，除了笔记本，还有折断的铅笔、磨去一半的橡皮、泡沫餐盒、矿泉水瓶、被踩扁的易拉罐、某位书法爱好者的草书真迹、一双凝固着水泥渣的帆布手套、牙签、干枯的柚子皮、报废的老款手机。

翻开笔记本，一个隐秘的角落突兀眼前，竟有剪报、钢笔画、手抄的流行歌曲、小贴纸。在手抄的情诗与手抄的人生格言里，有着我的迷茫、相思、星辰大海。笔记本中竟然还有自己写的诗，那些分行的句子，短短长长，手写的，有涂改的痕迹，有茶水滴在蓝墨水上的洇渍，从未有过第二个读者，倒是另一个自己。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美人照、风景照，有彩色的，有黑白的，粘在笔记本里，成了我写诗的冲动。为陌生的美人配一首诗，那是荷尔蒙爆棚时最含蓄的表达。

瓦楞纸箱里，还有一面椭圆形的石英钟，早已于若干年前电池耗尽，长针、短针交叉出一个夸张的V字形手势，像一则与时间有关的寓言。凝视时间那端的自己，来一次匆匆复匆匆的回放，"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同城通 分类信息
生活资讯全搜索 为您服务全天候
电话:0731-82205305
Q Q:800083498
微 信:长沙同城通
温馨提示：本栏目仅提供公示平台，所发布的所有公示内容均由提供者或提供单位负责解释并承担法律责任，与本报社无关。
公告类：60元/行 资讯类：50元/行 正文13字/行
标题限9字以内(占2行) 套红加收20% 套彩加收30%
刊登资讯不出门 手机平台服务您

公告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恒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遗失由湖南省农业机械鉴定站于2021年12月30日核发的农业机械试验鉴定证书，证书编号：T202143430195，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向日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章1枚，特此声明作废。

变更声明

长沙开福慈悬壶中西医结合诊所（备案编号MAD0TXCT2430100517D2232）经长沙市开福区卫健局批准：自2026年11月13日起本机构名称拟更名为长沙开福方济堂中西医结合诊所。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长沙市天心区汇童幼儿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30103MJJ6131507）将予以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员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联系电话：18692233777，联系人：蒋金平。

长沙市天心区汇童幼儿园
2026年11月13日

山水走笔

入夜，我在岳阳楼上遥望君山。湖畔之夜，清凉如水。洞庭湖平展在莽莽苍苍的夜色里。凝眸远眺，白日里一望无际的湖水与依稀可见的墨绿如黛的小岛，都朦胧在缥缈的水雾之中。

秋夜以娴静的温柔，唤醒了我渴望读懂君山的心魂。

爱情岛，悠远的传说，凄美的故事……湖风中飘来平平仄仄的古韵，纷纷扬扬落满了堤岸。君山，那一份迷离的美丽，带着冷月的孤寂和光波的忧郁，浸润着我温顺而不宁的灵魂。

岳阳楼上对君山

潘文

"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黄庭坚60岁被贬还乡，途经洞庭湖，雨中登楼，与迁客们一同遥望君山时的心境如何，我不得而知。有喜悦，有惆怅，有失意，诗句之中也可见其洒脱的性情。

应该说，古代文人骚客对君山都情有独钟，且尤其喜欢登楼，把酒临风，下瞰千里洞庭碧波，远观君山脉络。但不管是亲临君山，还是远眺君山，我想，无一不是被楚辞中"湘君""湘夫人"的动人故事所吸引，被楚湘文化的清峻傲骨、高洁优美所打动。

我也期待君山。我对她的向往，只因为一个平凡女子对爱情的绝唱之美所震撼。

我去君山，总想选一个如江南女子般清丽温婉的缠绵雨天。我总以为，品读满山的斑竹，感受郁结千古的情绪，应在烟雨迷蒙之中。游客也不宜过多。让所有的风景在雨里静穆。我们只能是如轻风般悄然拂过。然后各自在心底回味那一个个年光久远的故事。

然而，我真去君山时，却逢晴好之日，天空一片湛蓝，高阔悠远。在君山湖畔极目远眺，水天一色，可见轻舟帆影远远飘荡，渔船游弋，渔人忙着下网；君山岛上绿树苍苍，曲径通幽。一切嘈杂都已被过滤，唯有鸟啼、鱼跃、虫鸣、水流……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叹服啊!诗人刘禹锡当年站在洞庭湖边，怎么就想出了这样的绝妙之句！那点绿影漂浮在轻盈、莹亮的湖面上，叫人忍不住想掬入手心，爱之抚之。然而，君山之妙，却不止于初看时她的如画之美，也不止于初悟时她的闲适之悠！如若不读女英、娥皇，不看斑竹，不神游于远古神话和一帘幽情之中，便有所缺失。

扶竹思幽古，焚香吊芳魂。二妃墓地周围的丛丛斑竹，一直在我心里，摇曳了多少年。我走近她时，心内更生疼痛。斑竹一枝千滴泪！那一丛丛，一枝枝，或群生，或散长的斑竹，在风拂过时沙沙作响，如泣如诉；竹枝竹叶上的点点斑痕也随风而动，犹如泪珠纷纷洒落。我一根一根地抚着，在那些深深浅浅的斑痕里，沉目，凝神：真不知人世间的情，那般的生生爱着、生生念着，但相拥而去的又能有几对？待到百转千回时，一个杳然散去，相握的手终是抓不住深爱的另一只，那种绝望，那种疼，又能有几人能够承受？

君妃二魄芳千古，山竹诸斑泪一人。想当初，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可怜他的两个爱妃，千里迢迢奔丧，船到洞庭，却又被风浪掀翻。所幸青螺聚成青山，将她们轻轻托起。夫君已去，恩情往昔，哪能不痛断肝肠、泪尽啼血？只有魂魄追去，天长地久，缠绕在一起。双妃墓静静卧在丛竹中，一方青冢埋了一段千古绝爱。呼君唤君之声，留在了满山竹风里，和着孤雁鸣嗥，生生世世回荡在相爱人的心间。

屈原在《九歌》中将一个流传于洞庭湖畔的民间故事润色得如此美丽动人。这样的高洁优美，与屈原出淤泥而不染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他的这一思想，实际上也影响了楚湘文化的地域风格。

女英和娥皇，屈原并非把她们作为悲剧人物来写。他赋予了她们一些神奇美妙的色彩，更赋予了她们神圣与灵韵。《湘夫人》中写道："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屈原将九嶷山上的神灵们前来迎接二位夫人的场景描绘得那么壮观美丽：纷纷而来，有如彩云满天……

这就是屈子的浪漫。屈子浪漫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准确地说，应该是"仙人合一"。在他的诗境中，人和仙并没有太大的距离。只要以至纯至真的性灵去沟通，人便可以一瞬间跻身于飞升遨游的行列之中，享受无上的快乐。所以，在屈原的作品中，我们总能在云蒸霞蔚中看见缥缈的众神，熙熙攘攘地往复于天地间，至美至乐。

精致、奇幻、瑰丽!有文化就有渊源，也就会源远流长。

正因如此，那些曾经的故事，无论多么凄楚，因了这样的结局，便都变得美丽起来。在这样空明清寂的时刻，让目光穿越茫茫洞庭湖水和如水的夜色，生活中的种种忧愁、懊恼、惆怅、失望、伤痛，都变得遥远而模糊了。于是心魂亦化作琴，微风过处，便会战栗而歌吟。恍惚间，女英和娥皇着一身薄如蝉翼的衣裙，舞动霓裳，面带微笑，从竹林深处飘然而来，在湖面上翩翩起舞，静静地，轻轻地，每一个舞姿都倾倒在这曼妙的夜色和湖面……

山水走笔